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时空演化与分布动态

张兴旺，南 欣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西安 710100）

摘要：以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为样本，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与Kernel函数，研究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结果表明：影子银行整体发展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影子银行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型分布；影子银行区域发展不均衡程度未明显改善，极化现象整体有所好转。研究结论对于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改善金融生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影子银行；时空演化特征；基尼系数；Kernel核密度；分布动态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0－0080－09

影子银行是指那些有银行之实无银行之名，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和业务[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影子银行或影子银行体系逐渐成为学术界与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这是由于影子银行发展能够产生金融风险，影响金融稳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此后，在影子银行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平行银行系统[2]、准银行[3]、影子金融体系[4]、证券化银行体系[5]等名称，但是其内在本质是一致的。从国际上来看，影子银行的概念界定大体可分为监管覆盖论、风险衍生论、广义信贷论[6]。金融稳定委员会与《中国影子银行报告》中曾经对影子银行概念进行过界定[7-8]。

中国影子银行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种市场自发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或者延伸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功能[9]，其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起步培育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整顿规范阶段、过渡度转型阶段[10]。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测算，2020年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约为59.2万亿元，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8.3%，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事实上，影子银行发展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影子银行发展在弥补传统融资渠道不足，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推动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伴随影子银行规模的急剧扩张，其风险也随之凸显出来，倘若处理不当，必然会威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损害国家金融安全，甚至会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中国对影子银行发展问题高度重视，在多个重要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均被提及，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中国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思路、责任分工及整体框架进行明确说明。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然而，影子银行发展恰好处于金融监管的空白区域，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影子银行通过影响投资者资产配置决策改变货币乘数，进而弱化货币政策效果[12]，因此需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基于此，识别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对于协调影子银行区域监管、化解影子银行风险、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目前围绕影子银行发展，现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影子银行规模进行测算[13-16]。由于研究视角不同，所得测算结果有所差异。根据测算数据的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采用加总的方法对影子银行规模进行测度，另外一些学者采用截然相反的扣减法进行测算；另一类是基于商

收稿日期：2025-1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J051）；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1JP043）

作者简介：张兴旺（1977—），男，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与影子银行；南欣（1999—），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与影子银行。

业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中介的财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等,按照会计科目进行汇总,这种方法多用于公司治理与资本治理方面的研究。二是影子银行发展的经济效应,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进行剖析,从宏观方面来看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主流研究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影子银行发展会促进宏观经济增长[17]、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18]、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19]。从微观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这源于中国不完备的金融体系所形成的信贷资源错配和利率管制。周上尧和王胜[20]指出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主要表现为预防性的经营行为,然而,司登奎等[21]认为企业影子银行化更多地表现为套利动机。韩珣和封玥[22]指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意愿越弱,资管新规的出台提高了资本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23]。此外,部分学者还探讨了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融资约束以及风险承担等方面的影响。三是影子银行发展与金融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会显著抬高银行的系统性关联和个体尾部风险,从而加剧系统性风险[24]。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25],影子银行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银行的系统性风险[26]。从风险承担来看,影子银行会增加风险承担[27-28]。由于影子银行扩展了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业务关联,存在风险隐患[29]。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30]。四是影子银行发展与金融体系稳定。影子银行体系发展未来会威胁宏观经济稳定[31]。实体企业进行影子银行化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32]。然而安强身[33]认为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我国的金融稳定在短期与长期具有差异性,马勇和吕琳[34]指出当经济和金融体系遭受外部冲击时,影子银行的存在加大了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然而也存在着一定的拓展空间:一是在影子银行规模测度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业务与功能视角,采用加总法或扣减法进行测算。然而,采用这种测度方法的前提是需要对影子银行的业务进行科学全面而又准确的统计分类,从而反映影子银行运营的业务全貌,但是目前难以做到,可能会出现重复计算或漏算等问题,受困于影子银行业务数据的可获得性,因此这种测度方法不足以反映影子银行的实际发展水平,而且现有测度方法多关注绝对数测算,相对数测算较少。二是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选择以全国整体或某一省份为空间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多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缺乏中观视角的区域层面分析。三是在研究内容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影子银行发展引起的经济与金融后果进行研究,如影子银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增长、金融体系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影响等方面。然而,在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方面,现有研究较为匮乏,较少有文献对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差异来源及分布动态演化进行系统的探讨,鲜有定量化研究。四是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及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变体来进行计量分析,也有部分学者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影子银行纳入其中进行研究。在数据采集方面多使用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文基于中观视角的区域层面,对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展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由于目前的影子银行规模测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计算或漏算的问题,借助李建军[13]的测度方法,运用经济与金融的基本关系原理对影子银行规模进行测度,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重复计算或漏算的问题。同时,为了克服利用总量指标进行测度时的一些不足,本文还进一步对影子银行发展的相对规模进行了测度。这是因为影子银行的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体量(地区生产总值)大小的影响。二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以区域影子银行发展为研究对象,从中观视角进行研究,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目前区域统筹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研究区域影子银行发展非常紧迫,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是在研究内容方面,通过对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开展定量化研究,这是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四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与非参数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政策启示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影子银行发展的水平测度

参考李建军[13]对影子银行规模的测算方法,利用经济和金融的基本关系原理,通过可观测信贷和

未观测信贷获得的金融支持与各自所引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计算影子银行规模。鉴于影子银行最早提出于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引起学界关注,故选取2008—2020年全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为满足数据的可比性,对其进行相对数处理。影子银行发展规模的测算公式为,未观测信贷规模与未观测经济规模的比值等于可观测信贷规模与可观测经济规模的比值,具体公式为

$$\text{Shadowbank/NOE} = \text{Loan/GDP} \tag{1}$$

$$\text{NOE} = \text{GNP} - \text{INC} \tag{2}$$

$$\text{SSB} = \text{Shadowbank/GDP} \tag{3}$$

式中:Shadowbank为影子银行规模,同时选取国民总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等6项指标进行测度。国民总收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从生产中所获收入总量的指标;可支配收入是指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城镇居民可用于最终支配的全部收入最大数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家庭总收入扣除相关费用性支出后,最终归农村居民所有的收入总和,按照农村住户人口平均纯收入水平,2014年实施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改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统计;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农村人口是指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金融机构贷款是指银行或其他信贷机构根据资金必须归还的原则,按照一定利率,为企业、个人等提供资金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NOE为未观测经济规模,即国民总收入减去可观测收入;INC为可观测收入,即城乡可支配收入之和,通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乘城乡居民人口数计算获得;Loan为可观测信贷规模,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表示;GDP为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可观测经济规模;GNP为国民总收入,由于省级数据不完整,故选用地区生产总值代替;SSB为影子银行发展的相对水平,借鉴颜建军等[35]的方法采用绝对数和相对数指标来测度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绝对数指标选取各省份影子银行规模,相对数指标选取各省份影子银行规模与全国GDP均值之比。

2.2 影子银行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分解

利用基尼系数分解法来描述影子银行发展的空间差异,计算公式为

$$G = \frac{\sum_{j=1}^{k}\sum_{h=1}^{k}\sum_{i=1}^{n_j}\sum_{r=1}^{n_h}|y_{ji}-y_{hr}|}{2\mu n^2} \tag{4}$$

$$G_{jj} = \frac{\frac{1}{2\mu_j}\sum_{i=1}^{n_j}\sum_{r=1}^{n_j}|y_{ji}-y_{jr}|}{n_j^2} \tag{5}$$

$$G_w = \sum_{j=1}^{k} G_{jj}p_j s_j \tag{6}$$

$$G_{jh} = \sum_{i=1}^{n_j}\sum_{r=1}^{n_h}|y_{ji}-y_{hr}|/n_j n_h(\mu_j+\mu_h) \tag{7}$$

$$G_{nb} = \sum_{j=2}^{k}\sum_{h=1}^{j-1} G_{jh}(p_j s_h + p_h s_j)D_{jh} \tag{8}$$

$$G_t = \sum_{j=2}^{k}\sum_{h=1}^{j-1} G_{jh}(p_j s_h + p_h s_j)(1-D_{jh}) \tag{9}$$

式中:基尼系数G由区域内差距的贡献G_w、区域间差距的贡献G_{nb}及超变密度的贡献G_t三部分构成;G_{jj}为三大区域的区域内基尼系数;G_{jh}为区域间基尼系数;y_{ji}(y_{hr})分别为j(h)个区域内任意省份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μ为三大区域31个省份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指标的均值;n为样本容量,代表省份的数量;k为区域的数量;n_j(n_h)为j(h)个区域的内部省份数量;$p_j = n_j/n$;$s_j = n_j\mu_j/(n\mu)$;$D_{jh} = \frac{d_{jh}-p_{jh}}{d_{jh}+p_{jh}}$,代表$j$、$h$个区域之间影子银行发展水平指标的相对影响;$d_{jh} = \int_0^{\infty} dF_j(y)\int_0^{y}(y-x)dF_h(x)$,代表区域间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值,并且可以看作$j$、$h$区域中所有$y_{ji}-y_{hr}>0$样本数值之和的数学期望;$p_{jh} = \int_0^{\infty} dF_h(y)\int_0^{y}(y-x)dF_j(y)$,代表超变一阶矩,并且可以看作$j$、$h$区域中所有$y_{ji}-y_{hr}<0$的样本数值之和的数学期望。

2.3 影子银行发展的动态演进

Kernel核密度是一种常见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它对模型的依赖性不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通常被用于不均衡问题的分布研究中。为了完整呈现中国影子银行发展在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时空差异、分布动态和演进规律,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来分析影子银行发展在全国及三大区域分布的位置、态势、延展性以及极化趋势。设$f(x)$是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X的密度函数,点X处的概率密度估计如式(10)所示。

$$f(x) = \frac{1}{Nh}\sum_{i=1}^{N} K\frac{X_i-\bar{x}}{h} \tag{10}$$

式中:h为带宽,h越大估计精度越低,估计的密度曲线越光滑,反之,估计精度越高,估计的密度曲线

越不光滑;N 为观察值个数;$K(\cdot)$为 Kernel 核函数;X_i 为各省份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bar{x}$ 为平均数,即影子银行的平均发展水平。Kernel 密度一般可分为三角核密度、四角核密度与高斯核密度等。选择高斯核密度估计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动态演进,具体计算公式为

$$K(x)=\frac{1}{\sqrt{2\pi}}\exp\left(-\frac{x^2}{2}\right) \tag{11}$$

3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时空演进

3.1 全国及区域间

通过式(1)可以得到 31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绝对数指标,再通过式(3)计算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相对数指标。

图 1 展示了全国及三大区域 2008—2020 年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相对数的时变趋势①。三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与全国走势基本一致,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这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在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的同时,影子银行规模也在逐年上涨。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影子银行规模平均年增长率为 79.21%;中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影子银行规模平均年增长率为 51.96%;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相对东部与中部而言处于较低水平,且低于全国水平,影子银行规模平均年增长率为 55.36%。东部地区影子银行的发展水平无论从相对数或绝对数来看,其增长速度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相对水平虽然较低,但其规模绝对水平发展较快,高出中部 3.4 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东部地区拥有较为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外部发展环境,因此增长速度较快,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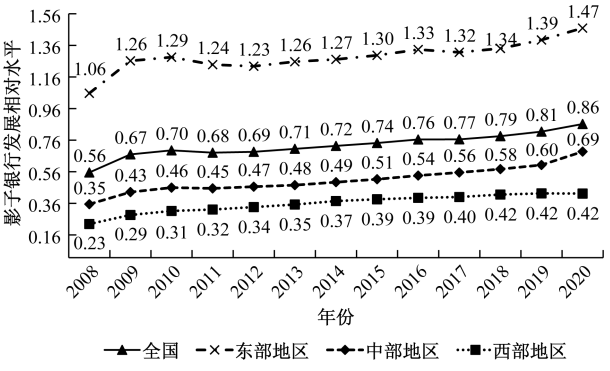


图 1 2008—2020 年影子银行发展相对水平

3.2 区域内

根据上文所测算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进而计算全国各省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绝对数及相对数,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大多数省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超过了全国均值,中部与西部地区仅四川省影子银行平均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各省份影子银行发展相对水平分布介于 0.049～2.493,其中发展水平最低省份为西藏(0.049),最高省份为广东(2.493),31 个省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相对数均值 E 为 0.726,标准差 SD 为 0.623,根据均值和标准差的关系,借鉴陈景华等[36]的做法,将发展水平相对数大于 $E+0.5$SD,即大于 1.039 的省份称为“领先省份”;将发展水平相对数小于 $E-0.5$SD,即小于 0.415 的省份称为“落后省份”;将发展水平相对数大于均值 0.726 小于 1.039 的省份称为“进步省份”;将发展水平相对数小于 0.726 大于 0.415 的省份称为“追赶省份”。

根据以上划分标准,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相对指标达到 1.039 以上的领先省份有 6 个,由高到低分别是广东(2.493)、江苏(2.342)、浙江(1.904)、北京(1.541)、山东(1.461)、上海(1.382),它们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大,交通设施完备便利,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营商环境好,其中广东和江苏社会融资规模处于领先地位。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相对数达到 0.726 以上的进步省份有 5 个,由高到低分别是四川(0.887)、福建(0.881)、湖北(0.786)、河南(0.782)、辽宁(0.753),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属于第二梯队,融资环境较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相对较高。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相对数大于 0.415 的追赶省份有 7 个,从高到低分别是河北(0.648)、天津(0.634)、安徽(0.589)、重庆(0.569)、陕西(0.558)、湖南(0.545)、云南(0.426),这些省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低水平,经济发展及融资空间有待提升。剩余 13 个省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相对数都小于 0.415,占全国 31 个省份的 41.93%,大多数省份位于西部地区,这主要源于区位优势较差,地处内陆,经济发展缓慢,而且与东部地区相比,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备,金融资源自由流通渠道不畅。然而,个别省份的增长速度较快,如甘肃 2008—2020 年环比增长率达 13.51% 比北京市高 4.18 个百分点,具有很大上升空间。

表 1 展示了各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划分成四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考察期内全部的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计算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1　影子银行发展四种类型省份的区域分布

类型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领先省份	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山东、上海		
进步省份	福建、辽宁	湖北、河南	四川
追赶省份	河北、天津	安徽、湖南	重庆、陕西、云南
落后省份	海南	山西、江西、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广西、新疆、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种类型的区域分布，其中领先省份属于东部地区共6个；进步省份除了西部地区仅有四川，中部、东部地区均2个；追赶省份属于西部地区共3个，其余地区2个，各地区分布较为均匀；落后省份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东部仅海南省处于落后省份。通过综合分析发现，中国地区间影子银行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平衡特征，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具有阶梯形的分布特征。

4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分解

为进一步揭示影子银行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影子银行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分解。

4.1　总体差异与区域内差异

通过对影子银行发展现状进行剖析，发现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存在显著的不平衡特征，为进一步阐明全国及三大区域影子银行发展差异及来源，借助Dagum基尼系数测度2008—2020年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继而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分解，测算三大区域的基尼系数及其贡献率[①]。在此基础上，图2报告了2008—2020年全国及三大区域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差异的时变特征，具体来看，全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异年均下降0.77%，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总体差异缩小；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异年均下降0.02%，趋势转折时点出现在2017年，下降了5.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平均值为0.352；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异年均增长0.43%，小幅上升并逐渐趋于平稳，差异均值为0.317；中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异年均增长1.56%，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其差异最小，均值为0.208。究其原因，是受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激励，拉动了长江支流沿边省份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东北振兴发展战略，共同推动了影子银行发展规模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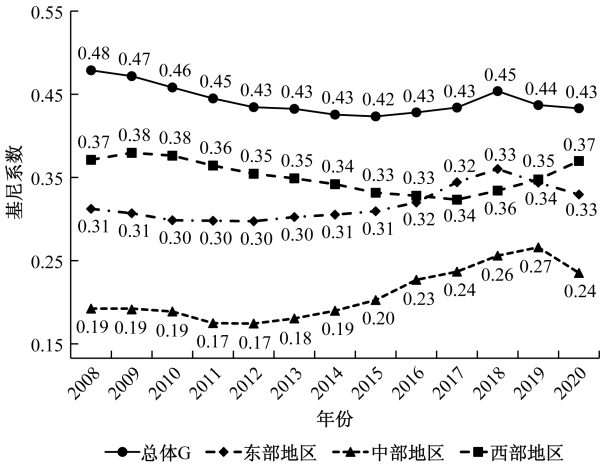


图2　影子银行发展的总体及区域内差异

总之，从全国来看，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在2018年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中国的三年金融风险治理初见成效。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这种差异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高度的一致性，深层次原因在于影子银行发展植根于经济增长的土壤，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

4.2　区域间差异

图3描述了2008—2020年三大区域之间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差异的时变趋势，在样本考察期内，三大区域间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从差异规模上看，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最大，年均基尼系数为0.604，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之间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距次之，年均基尼系数分别为0.489、0.315。

从变化趋势看，东西部地区间影子银行发展差距年均降幅0.97%，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趋势，峰值出现在2008年；东中部地区间影子银行发展差距年均降幅1.68%，呈“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与东西部地区间趋势保持一致，峰值也出现在2008年；中西部地区间影子银行发展差距年均增长0.72%，呈现先平稳后小幅上升的趋势，峰值出现在2020年。

4.3　差异来源及其贡献

图4展示了全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来源，从全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大小来看，区域间差异在总体差异中所占比例最大，其平均贡献率为66.98%，年均下降幅度为0.77%，这说明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

注：①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考察期内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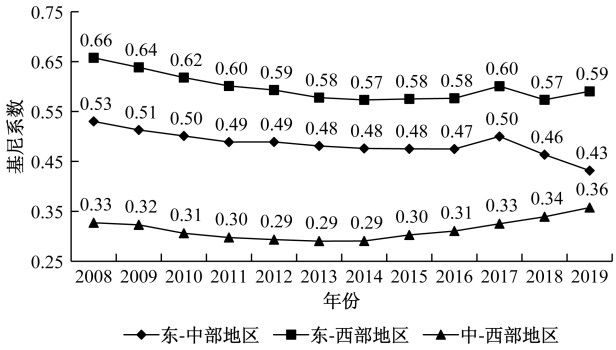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间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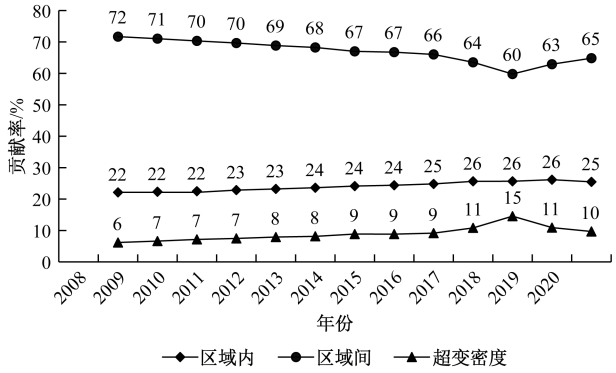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源贡献率

要根源;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变动区间为 22.14%～25.47%,平均贡献率达 24.07%,年均增长幅度为 1.08%,它是影响影子银行发展差异的次要原因;区域间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变动区间位于 6.17%～14.55%,平均贡献率达 8.95%,时变趋势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年平均增速 3.53%,表明受样本交叉重叠问题的影响不大。因此,要推动中国影子银行的区域统筹与协调发展,重点还需从区域间差异出发,优化区域金融结构,促进金融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

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采用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全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影子银行发展的分布位置、形态、延展性和极化现象。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整体发展水平上来看,东部地区偏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从地区内部差异上来看,东部地区绝对差异最明显,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弱,这与 Dagum 基尼系数计算结果保持一致;从区域极化上来看,东部地区呈现多极化现象与全国整体保持一致,中部地区呈现两极化,西部地区无极化现象。

表 2　全国及三大区域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的分布特征

地区	分布位置	主峰分布态势	分布延展性	极化情况
全国	左移	峰值不变,宽度变宽	右拖尾,延展拓宽	多极化
东部	右移	峰值上升,宽度变宽	右拖尾,延展拓宽	多极化
中部	下移	峰值下降,宽度变宽	两端拖尾,延展拓宽	两极化
西部	右移	峰值上升,宽度变窄	右拖尾	无

5.1　全国层面

根据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相对数,分别绘制了全国整体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 Kernel 密度估计图,从时空维度分析三大区域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

如图 5 所示,全国各省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呈现如下特征:从分布位置看,峰值持续右移但增速逐渐放缓,反映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经历了“刺激扩张-监管收敛”的周期性变化;从形态特征看,分布呈现“分散-集中-分化”的演变态势,表明影子银行发展已从普遍增长转向结构分化,省际差距重新扩大;从延展性看,分布范围持续向右拓展且右尾明显拉长,说明各省份影子银行规模的离散程度与不均衡性日益加剧。就极化现象而言,在样本考察期内,分布形态由单峰逐步向潜在双峰过渡,意味着省级影子银行发展已从连续分布演变为“俱乐部收敛”,形成“领先群”与“跟随群”并存的极化格局,这深刻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

5.2　地区层面

5.2.1　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的 Kernel 密度估计

如图 6 所示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可以归纳出如下特征:从分布位置看,峰值持续右移但增速趋缓,表明该地区影子银行已由快速增长阶段步入成熟调整阶段;从分布形态看,呈现“差异-趋同-再分化”的动态调整轨迹,反映省际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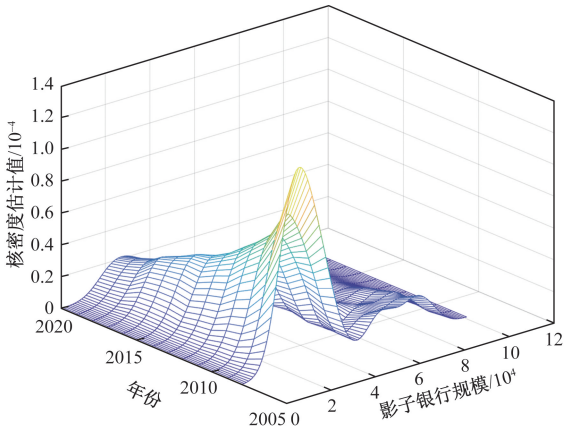


图 5　全国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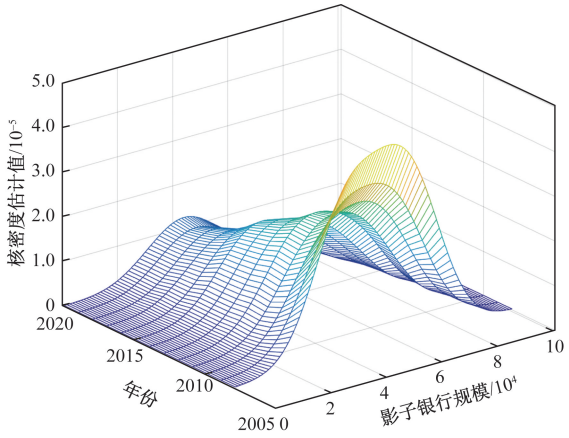


图 6　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距再度扩大；从延展性看，分布范围向右延展且右尾持续拉长，意味各省份影子银行规模的离散程度和不均衡性日益凸显，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从极化特征看，分布形态由单峰向潜在双峰演变，说明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已形成“创新引领型”与“传统规模型”并存的二元发展格局。

5.2.2　中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的 Kernel 密度估计

如图 7 所示，中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呈现出以下特征：从分布位置看，核密度曲线峰值持续右移，增速呈现先快后慢态势，表明该地区影子银行规模在经历快速扩张后逐步趋于平缓；从形态演变看，其分布经历了“分散低平-集中高耸-分化右偏”的变化过程，揭示中部地区影子银行从低水平均衡转向追赶式集中，并进一步转向内部再分化的发展路径；从延展性看，核密度曲线持续向右延展且右尾拉长，说明该地区影子银行规模的省际差异与不均衡程度在扩张中不断放大，资源持续向优势省份集聚；从极化特征看，中部影子银行正从“整体追赶”转向“局部领先、整体跟随”的双层发展格局。

5.2.3　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的 Kernel 密度估计

如图 8 所示，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呈现如下特征：从分布位置看，峰值持续右移但仍处于低水平区间，表明其发展具有明显的“跟随性”与“政策驱动”特征，整体规模仍处于全国洼地；从形态演变看，样本期内分布经历了从“低平分散”到“陡峭集中”，再到“初步右偏”的演变过程，反映该地区影子银行经历了从低水平均衡到整体提升，再到内部初步分化的渐进发展路径；从延展性看，曲线分布逐步向右扩展，右尾渐显，说明各省份影子银行规模的离散程度缓慢增加，区域不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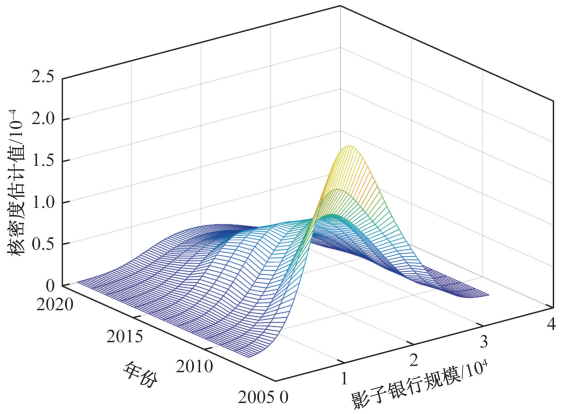


图 7　中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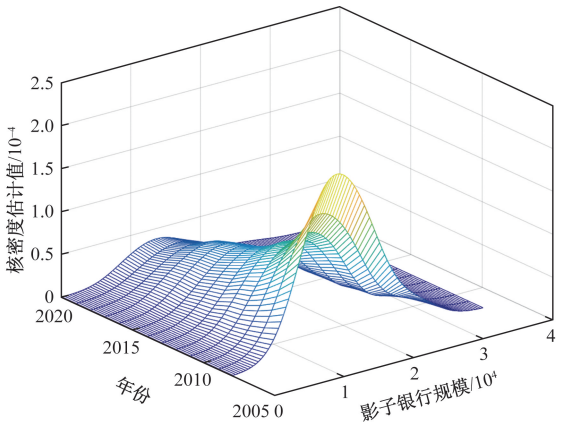


图 8　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性虽有所显现但尚未急剧扩大；从极化特征看，目前极化现象尚不明显，但右偏趋势预示着未来可能逐步走向分化。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通过测度 2008—2020 年全国 31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的影子银行发展规模，利用绝对数指标和相对数指标评价全国整体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进一步从三大地区出发，将所有省份划分成四种类型的区域分布，横向比较地区差异。具体结论如下。

（1）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影子银行整体发展水平逐年稳步上升，东部地区发展上升趋势尤为明显。从区域间来看，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最高，发展速度最快，以年均 79.21%的速度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次之，但西部地区影子银行规模的绝对数指标增长较快，仅次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发展潜能。另外，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梯度明显，存在显著的不平衡特征，整体上东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

较高,中部与西部地区相对较为落后。

(2)从区域差异来看,差异主要来源于影子银行发展所引起的区域间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Dagum 基尼系数计算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及区域内差异来看,总体基尼系数平均为0.443,说明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差异正在缩小,当前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水平差异主要在西部地区,且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从区域间差异来看,东部与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差距最大,达到 0.604,其次是东中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

(3)从分布动态来看,全国整体影子银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发展不均衡程度未明显改善,极化现象有所好转。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影子银行整体发展水平提高,空间差距扩大,但两极化现象减弱;中部地区动态演进曲线整体下移,主峰"扁平化"特征明显,存在两个小波峰,说明影子银行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不大,区域内差异不断扩大,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西部地区动态演进曲线与全国保持一致,在考察期内主峰呈右拖尾,说明西部地区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在逐渐提高,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差距但呈收敛态势,且无极化现象。

6.2 建议

(1)充分重视影子银行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特征。由于中国影子银行发展规模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紧随其后。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亟须摒弃各自为战的思维模式,不仅要积极加强各自区域内影子银行的发展,更应主动寻求跨区域的协作与联动,各地应结合自身的影子银行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发展体量,制定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协调策略。此举旨在消除影子银行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以打破影子银行发展的非均衡约束,进而实现各区域影子银行的协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而且更能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繁荣。

(2)制定差异化的影子银行发展政策。从发展差异来看,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影子银行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因此,根据各地区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和当地经济规模,灵活制定具有异质性的影子银行发展与监管政策。东部地区引导影子银行进行合规创新,同时严控其风险,创新金融监管工具与技术,对影子银行发展进行数字化与精准化监管。中部地区引导影子银行规范发展,同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对影子银行发展应以培育扶持为主,如实行减免税与财政补贴政策,同时强化影子银行市场准入,防范基础风险。这样的策略旨在缩小影子银行发展的区域间差异,从而有效防范和化解区域影子银行体系风险的外溢效应。同时,引导金融资源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流动,实现"脱虚向实"的转型,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中空转,进而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强化影子银行发展的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融合机制。鉴于不同地区和发展阶段影子银行发展的差异性,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外部融资环境与融资成本等多重因素对其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必须充分认识和尊重这些差异。在调控影子银行发展过程中,不应仅依赖市场的自发作用,而应积极推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而有效消除影子银行发展的极化现象。通过构建这一融合调控机制,可以确保影子银行健康、有序向前发展,既发挥其支持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又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这样的调控策略不仅符合影子银行发展的内在规律,也符合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 MCCULLEY P. Teton reflections[R]. Newport Beach, California, USA: PIMCO Global Central Bank Focus, 2007.

[2] GEITHNER T. Reducing systemic risk in a dynamic financial system[R]. New York: Speech at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2008.

[3] IMF. Containing systemic risks and restoring financial soundness[R]. Washington: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2008.

[4] ROUBINI N. The rising risk of a systemic financial meltdown: the Twelve steps to financial disaster [EB/OL]. [2025-10-05]. http://www.rgemonitor.com.

[5] GENNAIOLI N, SHLEIFE R A, VISHNY R W. A model of shadow banking[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3, 68(4): 1331-1363.

[6] 阎庆民, 李建华. 中国影子银行监管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A background note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R]. Basel: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2011.

[8] 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课题组, 中国银保监会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课题组. 中国影子银行报告[J]. 金融监管研究, 2020(11): 1-23.

[9] 郝项超, 胡慧杰, 梁琪. 影子银行融资对上市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阻碍[J]. 南开经济研究, 2025

(1)：66-86.
[10] 王朝弟.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及治理研究——基于监管实践视角[J]. 金融监管研究，2023(5)：1-12.
[11] 贺佳，罗淑婧，陈昂. 信贷配给对影子银行的影响——基于房地产委托贷款融资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22(12)：59-78.
[12] 张海军，岳华. 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35(1)：64-73.
[13] 李建军. 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化：1978—2008年[J]. 金融研究，2010(4)：40-49.
[14] 张勇，梁燚焱. 金融去杠杆、影子银行治理与实体企业降杠杆[J]. 中国经济问题，2025(4)：165-181.
[15] 张蕾，浦正，傅佳莎. 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9，35(16)：146-150.
[16] 龚关，江振龙，徐达实，等.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演进[J]. 经济学(季刊)，2021，21(6)：2105-2126.
[17] SCHWARCZ S L. Regulating shadow banking[J]. Review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Law，2012(1)：619-642.
[18] TUCKER P. Shadow banking，financing market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 BIS Review，2010(6)：1-8.
[19] CROTTY J，EPSTEIN G. Proposals for effectively regulating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to avoid yet another meltdown[R]. Tennessee：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2008.
[20] 周上尧，王胜. 中国影子银行的成因、结构及系统性风险[J]. 经济研究，2021(7)：78-95.
[21] 司登奎，李小林，赵仲匡.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股价崩盘风险[J]. 中国工业经济，2021(6)：174-192.
[22] 韩珣，封玥. 社会信任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23，20(4)：610-619.
[23] 冀志斌，叶耐德，孔东民. 中国式影子银行的收缩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资管新规出台背景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24，24(2)：661-676.
[24] 杨子晖，林师涵，熊熊. 系统性关联、个体尾部风险与影子银行[J]. 经济学(季刊)，2024，24(2)：448-464.
[25] 荆中博，方意，曾艳琪，等. 房地产信托冲击与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41(12)：3101-3114.
[26] 赵静，郭晔. 金融强监管、影子银行与银行系统性风险[J]. 中国管理科学，2023，31(7)：50-59.
[27] 李丽芳，谭政勋，叶礼贤. 改进的效率测算模型、影子银行与中国商业银行效率[J]. 金融研究，2021(10)：98-116.
[28] 吴安兵，龚星宇，陈创练，等.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风险承担效应：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23(4)：174-192.
[29] 李春肖，田盛丹. 影子银行与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类信贷影子银行业务视角的实证分析[J]. 新金融，2023(4)：54-59.
[30] 张鹏，刘力臻，刘砾丹. 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的动态关联性及非对称性传导[J]. 社会科学家，2023(3)：77-85.
[31] GAO S. Seeing gray in a black-and-white legal world：financial repression，adaptive efficiency，and shadow banking in China[J].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5，50(1)：95-144.
[32] 刘园园，池国栋，白俊.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金融稳定——来自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微观证据[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23，38(3)：20-37.
[33] 安强身，孙华婕，宣亚丽.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房地产价格与金融稳定[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10)：80-91.
[34] 马勇，吕琳. 影子银行、金融监管与宏观稳定[J]. 管理科学学报，2022，25(6)：1-21.
[35] 颜建军，徐雷，谭伊舒.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动态演变[J]. 经济地理，2017，37(10)：82-91.
[36] 陈景华，陈姚，陈敏敏.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12)：108-126.

Research 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al Dynamics of Shadow Bank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ZHANG Xingwang，NAN Xin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Using China's 31 provinces(due to the lack of data，the statistical data mentioned here do not include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aiwan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20 as a sample，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kernel function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shadow bank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shadow banking has steadily increased annually. Regional imbalances exist in shadow banking development，exhibiting a "eastern-central-western" tiered distribution pattern. While the degree of regional imbalance ha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polarization has generally eased. These findings offe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China's financial structure，enhancing the financial ecosystem，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Keywords：shadow banking；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Gini coefficient；Kernel density；distributional dynamics